

里弄自治,从聚餐开始

■本报记者 杨书源 见习记者 刘雪妍



5月4日,金友里居民在准备聚餐食材。



晚上,居民们边吃边聊邻里事。

均 刘雪妍 摄

不过一周,王跃华就在弄堂发动了几位当过工匠的退休老人,敲敲打打,用闲置的木板做成简易长椅。

从那以后,老人们到弄堂休憩,不再需要从狭窄楼梯上下时还搬着椅子摇摇晃晃了。

小体量弄堂,大了

有事,一直让崔萍觉得意外;每次弄堂聚餐,都会不脛而走成为街面上的新闻。

去卖肉食,老板就按成本价卖,还主动按照菜式免费加工,亲自送货上门。卖三黄鸡的姑娘,更是每次都要备好最光亮肥嫩的两只鸡,等着里弄的人来挑。

平时弄堂里有些集体改造项目,大家中午来不及做饭,去隔壁生煎包店要上几客生煎包,老板硬是要请客。

后来每次聚餐,弄堂里的人都喊附近相熟的店家来吃。

日子久了,人们熟悉彼此口味。“崔阿姨不喜欢吃辣的,不大爱吃鱼容易卡到喉咙;杜老师爱吃烧排骨……”王华萍如数家珍地报给记者听。

除了聚餐,弄堂里花样越来越多:凑齐一车人,就出发去上海周边农家乐;去外滩边散步;选个收费便宜的下午,集结一小群人去歌厅唱歌……

两排长椅构成的公共空间,走走坐坐的人大都熟识。喝茶的老人笑着问记者年龄,然后说自己“还小,才72岁”。王跃华说:“他不是金友里的,每天都过来喝茶,他们弄堂没有椅子。”老人补一句:“也不如这边热闹。”

8岁的胡文义滑滑板车经过。崔萍介绍,这孩子从幼儿园起就住在这里,租房在此的“安徽大哥”胡庆学是他爷爷,经常帮邻里做些电工活计,每次聚餐,王跃华都要特地叮嘱胡大哥来参加。

金友里只有“一横一竖”,45米长、3米宽,在北海滩街道业广居委会的老弄堂里算是小体量的。不过,在整个北海滩街道,应该都找不出第二个占了3条路的弄堂。“在我这头还是东余杭路,到了王老伯(王跃华)那里就是安国路,到了靠近居委会那头,就是舟山路了。”崔萍觉得稀奇,但无论如何都是一条弄堂,“都算在一起”。

初来乍到的快递和外卖员总是发愁,金友里居民就会主动问来者,要找谁家。只要知道了名字,就能准确报出进门方式。

崔萍妈妈住在一楼的灶披间,空间狭小,每

一寸都精打细算。邻居们做了好吃的菜式,会盛上满满一碗给她送去。“老太太你昨晚又起夜了3次,以后你女儿晚上睡不好病倒了谁来接待你?”一位邻居给老人端去笋烧肉时柔声细语地说。

每天晚上起夜时,老人都要给住在楼上的女儿打电话,隔音不好的里弄厢房几乎有一半人能听到,但无人抱怨。

崔妈妈在弄堂里也有贡献:老快递员白天碰到哪家没人时,就把快递直接送到崔妈妈房间,并发短信给快递员——“放在老太太那里了”。

“要是早5年,你可能难以想象,就算是我和王老伯也只是熟人,算不上朋友,大家都是一起做事才有了战斗友谊。”崔萍喊比自己年轻的王跃华为“王老伯”,这是里弄居民对王跃华的惯用称呼。他是多面手,又叫得应,虽不算老,却有权威。

“等到夏天你再来这里看,藤上全是丝瓜。去年夏天我们种的是葫芦,谁做饭少了蔬菜,都可以拿。”王跃华指着头顶的丝瓜架对记者说。

自治的乐趣,多了

金友里居民曾有两个心病:一是车辆乱停,二是在弄堂后门常年矗立的几个敞开式垃圾桶。

弄堂虽小,可从前老是横七竖八停着不少自行车、电瓶车。金友里距离菜场大约50米,四周又被临街商铺包围,小商贩们习惯了将此当成临时停车场。王跃华想了一招:在弄堂口立起两个铁桩子,地面漆上“禁止停车”。但也难以杜绝车辆乱停。

至于垃圾桶,曾是附近里弄居民集中倾倒垃圾的地方,天气一热臭味四散。金友里居民的抱怨,直到2015年街道将垃圾桶改建成内置翻盖式,才算平息。

心病的真正消除,还是与聚餐得来的长椅有关。

居委会看到王跃华在2015年聚餐后做的长椅初级版,就想着索性升级成和公园长椅同一规格的这个想法遭到王跃华反对:如果改为标准的公园长椅,过道则太窄,还不如自己制造,省下人工费做其他改造。

后来,弄堂入口增加了一扇黄色矮门,防止电瓶车直入。

下一步是雨棚。王跃华发起住户捐款,先给一边的长椅安上墨绿色小雨棚,居委会则仿照着在另一边装上更大的雨棚。

有了歇脚处,居民们看到四周光秃秃的,就想摆放绿化。正好王跃华家有个亲戚在销售无土花卉的公司上班,众人就一致通过他买了一批好侍弄的花卉。

中美经贸合作是正确的选择但合作有原则

(上接第1版)这是人心所向。希望美方能够相向而行,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解决存在的问题,让中美经贸交往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世界是多样的,没有分歧就没有世界。中美建交4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美合作是双方根本利益决定的,不利于双方的意志为转移,维护好双边关系有利于中方,有利于美方,也有利于整个世界。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只要双方遵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中美两国关系就能避免受到大的干扰。”

面对经贸摩擦,中方的立场始终明确: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不想打,但也不怕打。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是大势,一季度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4%,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1.4%和19.3%;内需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引擎,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76.2%。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拥有足够的发展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实践告诉我们,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峻,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集中精力办好事情,我们就能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载今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城内“风声” 城外“刀尖”

(上接第1版)他们有的把住门,有的在两个排字房的过道上来来去去。车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气势汹汹地对每个人盘问,威胁,连正在工作的人也不能走动。不多时,有人从排字房跑过来:“抓到了。”随后扬长而去。过后,盛步云知道,地下党员诸荣春被戴上手铐抓走了。此事突然,申报馆内几位地下党员,表面上虽然装得若无其事,但心情都比较沉重。汇报商量对策后,一方面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他们以工会的名义,向申报馆交涉,要求资方保障工人的安全,不得随便抓人。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地下党组织决定《上海人民》报在第6期出版后暂停。为预防上海工矿业桥梁被破坏,庄炎林领着《上海人民》的同事们,积极协助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持公共秩序,保障社会安全。到了5月24日傍晚,庄炎林和《上海人民》报采编人员接到组织命令,利用报纸的印刷设备,恢复出版《上海人民》报。那是一个不眠之夜。盛步云回忆,天刚黑,平日人来人往的马路上,一反常态,除了偶尔听到车声之外,出奇地静。稀疏的枪炮声越来越清晰。那一夜,王树人照例爬上屋顶,起先听到远处轰隆隆的炮声,夹着一道道闪光,慢慢听下来;过了夜半,一片寂静,星星在夜空闪烁……再后来,《上海人民》报出版的“上海解放”号外,出现在上海街头。直至5月27日,这份迎接上海解放的报纸光荣终刊,部分人员调入解放日报社。

70年前,此刻,战役已快打响,曙光将要到来。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4%,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1.4%和19.3%;内需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引擎,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76.2%。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拥有足够的发展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实践告诉我们,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峻,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集中精力办好事情,我们就能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载今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红五月,看那一抹鲜亮的红

(上接第1版)《国之当歌》带领观众追随人民音乐家聂耳与剧作家田汉的脚步,回顾《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故事。1935年5月24日,抗战故事片《风云儿女》在黄浦剧场的前身金城大戏院首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在这里响起,随后传遍全国,鼓舞了民众的抗日斗志。5月24日,这部作品将在“国歌唱响之地”黄浦剧场上演。

重塑经典,创新舞台艺术表达

在申城涌现的红色题材佳作中,有原创剧本,也有不少对经典作品的创造性改编。珠玉在前,给舞台再创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但这些作品打破陈规,将舞台叙事和艺术创新做到极致,给观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上海歌舞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国地下党员李白的故事为原型。1958年,孙道临主演的同名电影早已深入人心。一个甲子之后,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令人眼前一亮,早在试演的时候就让专家和观众纷纷竖起大拇指。在专家研讨会上,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更是盛赞:“这部作品展现出当代舞剧创作的美学新精神,完全可以写进舞蹈学院的教科书。”5月20日,《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作为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开幕演出并角逐“文华大奖”。

藤架,架子上长出的却是茶壶。姚师傅仰着头看得起劲。

李晴带领的几位留学生对里弄生活最是好奇,他们一边作画一边听居民拉家常,有时错过晚饭,各家各户就会端出自家小菜给留学生吃,餐桌就是家门前的洗漱台。

那段时间,益丰里一位擅长绘画的独居老人,请缨帮助大学生们一起在墙上勾线画画。

墙上的画初见雏形,众人发现那位独居老人放在外面的绘画工具柜实在破旧,就在柜外涂上好看的白、蓝两色祥云图案,柜子也顺理成章成了弄堂的装饰物。毕竟,邻居都知道老人住的是一个连身子都直不起的阁楼,也就无人怪他占用公共空间。

益丰里要安装雨棚时资金不够,居民自发组织捐款数千元。一位居民指着雨棚说:“我们这里的雨棚更差,还是透明的,是金友里的升级版。”

如果说,益丰里的改造算是2.0版本,那连着益丰里的另一个弄堂三一是另一番天地。三一是里最大优势在于住宅楼前有一块开阔的院子。这块场地,在李晴他们的计划里可以设计成体验式菜园,但俞莹觉得不可行,“按照里弄人的生活习惯,很快菜就会被采光……”

最后,院落的改造方案落在一个旧式里弄改造的专业团队头上。他们平整了水泥地,换上公共运动器械,还装上新的公共厕所和垃圾筒。

里弄改造方式各不相同,而落脚点,终究在于公共空间,在于社区活力,在于身为主体的居民们是否满意。

里弄的未来,待续

俞莹一提起旧式里弄改造的话题,就难提及王跃华。“王叔叔式的人物”,可遇而不可求。

去年年初,街道办了一场新年表彰会,业广居委会的干部上台还原金友里改造全过程。58岁的陶陶饰演“金友里改造第一人”王跃华。他和记者扯着嗓子学了一句,“好的,没关系,我来!”这是王跃华在弄堂里说得最多的话。

陶陶既是金友里住户,也是居委会成员。金友里的花需要添置,居民就坐在长椅上喊陶陶:“花不够了,能找居委会申请几盆吗?不久,弄堂里就多了几盆红掌、夜来香和发财树。”

俞莹记得,居委会曾为益丰里在网上采购了一批古色古香的椅子,希望居民放在门前。没过一周,俞莹发现居民都把好椅子拿进家里,门前摆的还是那几把破椅子。一位居民认真解释:“如果把好椅子拿出来,很快就会有人从外面顺手牵羊;我们先收好椅子,等弄堂来客人了再拿出来。俞莹顿时觉得无可辩驳。

李晴在益丰里也有遗憾,原本设计方案中有彩色晾衣竿,但居民们想法很多:万一晾衣竿被别的弄堂拿走怎么办?应该每个弄堂设计同一种颜色的晾衣竿……

“聚餐是邻里关系通过公共活动改善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里弄关系设到那么融洽的一步,也是难以模仿的。”李晴说。

金友里的改造没有停下,王跃华最近又邀请李晴去弄堂看看,“有些我们关心的设施,看看有什么更优化的改造方案。”

实际上,即使是被视为“样板”的金友里居民,也有自己的忧虑。

记者去了金友里好几趟,每次都在长椅上坐坐。熟络之后,有位阿姨边洗衣服边对记者唠叨:“如果改造的名气大了,是不是弄堂就要维持现状?”“人是在有了比较以后才会感觉不满足。”崔萍一家现在租下二楼邻居的房子做主卧,她觉得眼下的日子也不错。

记者告别金友里那天,正好遇上同济大学一批学生。学生们吃着零食走在弄堂里,他们说:这次的课程设计,是在假设弄堂居民已经搬走的前提下展开进一步规划。

虽说只是假设,崔萍仍有些兴奋,她自言自语:“对呀,慢慢等不着急,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的……”

“布袋教授”与他的乡村振兴实践

(上接第1版)他有自己独特的“工作十法”,每一条都有故事。文化定桩,是挖掘确立一个乡村的独有内涵;柔性规划,是区别于城市规划中的一张蓝图板上钉钉,适应乡村特点不断调整。后面还有细化确权,功能注入,应用技术,培训跟进,党建固基,城乡共享,话语构建等。而全新步道的建设,是十法之一,点穴启动。

“和杨教授一起干,就好像跟着他读了个研究生一样。”屿头乡党委书记陈康说。在他眼里,杨教授给他们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乡村发展新理念。

一家扎根山里的乡村振兴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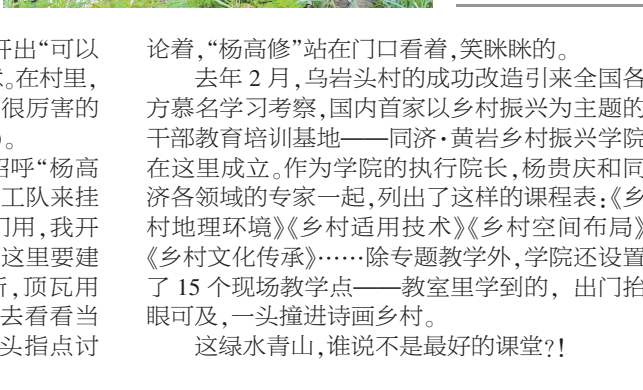
“他太辛苦了,前两年杨教授还是一头黑发的,现在都花白了。”一直跟着教授的研究生态杨怡说。

不久前,《美国规划师杂志》刊登了题为《再创中国乡村,美国规划师能向乌岩古村学到什么?》的文章,记录的是杨贵庆在黄岩乌岩头村的实践。乡民老陈告诉记者:“他手把手地教给了我们如何划线,如何插竹竿放样,如何建景点,与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

六年时光拂过乌岩头,从昔日只剩3户留守,到如今一家家搬回。随着大批游客的到来,年轻人开出“可以发呆”的咖啡馆,有人做起农家乐生意。在村里,很多人不知道“杨贵庆”,却认识一位很厉害的“杨高修”(当地方言“杨教授”的谐音)。

整个黄岩区,到处能遇见热情招呼“杨高修”的乡民。这个说,“杨高修,上次施工队来挂灯笼,我把家里工具都拿出来给他们用,我开心得很!”那个说,“杨高修,来看看我这里要建的新茶室,像你教的那样,底瓦不用,顶瓦用旧,好不好?”像每一个村镇,他总要去看看当地的规划展览馆——老老小小在里头指点讨论着,“杨高修”站在门口看着,笑咪咪的。

去年2月,乌岩头村的成功改造引来全国各方慕名学习考察,国内首家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在这里成立。作为学院的执行院长,杨贵庆和同济各领域的专家一起,列出了这样的课程表:《乡村地理环境》《乡村适用技术》《乡村空间布局》《乡村文化传承》……除专题教学外,学院还设置了15个现场教学点——教室里学到的,出门抬眼可见,一头撞进诗画乡村。



▲乌岩古村巷道改造后,乡间小路中间铺大石板,两边嵌入小鹅卵石,保留野趣的同时,也考虑行人的舒适方便。

▲乌岩古村巷道改造前杂草丛生。

均资料照片

这绿水青山,谁说不是最好的课堂?!